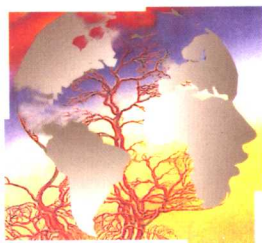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A·卡尔 著

Dangdai Xinli
Kexue
Mingzhu
Yicong



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

(上册)

**DANGDAIXINLIKEXUE
MINGZHUYICO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儿童和青少年 临床心理学 (上册)

A·卡尔 著
张建新 等译
郭念峰 审核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Handbook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Clinical Psychology: A
Contextual Approach

By Alan Carr

Copyright © 1999 Alan Car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2-329 号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选编委员会

顾 问 陈 立 荆其诚 张厚粲 王 甦

选编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杨治良 金 瑜
俞文钊 缪小春

选编工作组

组 长 李其维

副组长 朱杰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阮光页 金 瑜 翁春敏

总序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

总序

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惟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颉颃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

总 序

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惟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能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

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对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

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20世纪80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上。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书容量约25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年10月15日

总 序

译者前言

在工作间隙和闲暇之际,我与几位同事和学生一起译完了《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这部上百万字的著作。我们为此花费了远较当初预想长得多的时间,在译稿上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心情如释重负。但忽而又想到,我国庞大的教育体系中方方面面的人(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家长、班主任,幼儿园及中小学基础教育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研究者以及教育政策制定者等)将因能够读到这样一本颇为系统的参考书,并从中获益,我的心情又略显波动起伏起来。

毕竟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中国的父母们究竟将自己生活中多少比例的资源奉献给了孩子的教养,恐怕没有人能够统计得清楚。有太多的人将自己和家庭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又有太多的人因此而失望、甚至绝望。如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家庭结构中都有一个孩子,可以想见中国人对孩子寄予的“希望”会是多么的巨大,他们因“教育失败”体验到的“失望和绝望”,又会是怎样的深重。

传统上,中国人的教育十分重视做人的道德,强调言传身教、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教育的成果或者以宽泛的标准来衡量:如君子的“仁、义、礼、智、信”,人子的“忠、孝、恕、廉、耻”,学子的“头悬梁、锥刺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或者以世俗的标准来评判,如“加官进爵”、“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但从当今的视角来看,传统教育强调“知行合一”为德,但却忽略了“知”、“行”与“德”的分别,以及“知”和“行”之间的分别,更忽略了“情”的重要性。

“知”可解说为人对外界客观世界和自身主观世界的认识;“行”

是人的价值判断、动机目标和意志行为；“情”则是人在“知”、“行”过程中体验到的情绪和情感。如今我们将人的认知、情感、行为以及作为人的社会存在规定性之一的道德，统称为人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倾向性很强的传统教育可能抑制了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以至于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素质教育”、“心理健康”和“全面的人才观”等。

个体心理是一个终身发展的过程。一百多年来，心理学界用科学的方法已经将人类几千年来对心理发展的认识，描画出一个常规性的大致发展轮廓。一部分偏离这一发展模式的人类个体，在“知”、“情”、“行”乃至“德”方面表现出偏差和变态，成为“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一书在总结各种临床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针对人类个体在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儿童、青少年时期表现出的各种“知”、“行”、“情”方面的心理问题和障碍，提出了“相互关联”的理论解释和咨询“矫治”的方法。

本书体现出西方人的哲学观，一种分析式的发展教育观，它将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分解开来，从“知”、“行”、“情”方面一一求解，而不仅仅是“知行合一”浑然一体的道德教育观。但本书也尝试从一种整体论的观点论述每一种问题或障碍。正如作者特别强调指出的那样，“相互关联”是本书最主要的特色。相互关联不仅意味着理论观点的交叉整合，理论与实证结果的研究整合，也意味着理论与咨询方法的联系整合，更意味着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多层面整合，以及个体发展与其生存社会环境的互动整合。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教育和心理问题的矫治，是当今中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在探索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生物和社会规律性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在“知”、“行”、“情”等方面已有的成功经验，着力培养儿童和青少年进行逻辑思考的理性精神、追求联想顿悟的创新能力和贯彻人人平等的法制意识。在涵养儿童和青少年自身的道德和文化规定性方面，我们要承继中国传统教育中整体性的德行教育，全社会都要身体力行，特别是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道德示范作

译者前言

用每每“一日三省吾身”，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问题矫治绝非单向的灌输，而是一种成年人和青少年间互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现存文化与新文化萌芽相互促动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更要秉持一种宽广、前瞻的胸怀，积极尝试新的教育模式，它不仅要能够为中国的长期发展输送人才，更要以建立“和谐社会”、促进中国文化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为己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相信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所有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中国人。

参与本书各章翻译的译者分别为：陆小英（第1章、第2章和第7章），刘光仪（第9章、第10章和第11章），景晓娟（第12章、第13章和第14章），刘津（第3章和第4章），杨利利（第5章和第24章），陈文锋（第6章和第8章），史占彪（第17章和第23章），陈晶（第19章和第21章），张雅明（第6章），罗小景（第15章），肖琳（第18章），许有忠（第20章），李春秋（第22章）。中文版序和前言由张建新、陈晶翻译。全部译文由张建新统校，郭念锋审稿。由于本书涉及心理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等多个专门领域，而且某些概念的中译文国内并无统一，故本书译文中难免有不确切之处。另外，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刻意追求各章译文风格的同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张建新

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 于北京

作者简介

Alan Carr 是爱尔兰都柏林学院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临床心理学系博士研究计划主任。他以前的出版物包括: 1995 年出版的 *Positive Practice; A Step by Step Guide to Family Therapy* 和 1997 年出版的 *Family Therapy and Systemic Practice*。他还是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及 *Journal of Child Centred Practice* 两本杂志的编辑, 发表过有关临床心理学和家庭治疗方面的研究论文 50 多篇, 并在爱尔兰、英国和加拿大从事过临床咨询。

中文版序

我感到十分高兴,《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一书能够被译成中文。我希望书中讲述的临床心理学实践方法在中国具有可用性,如同它在爱尔兰和英国那样被加以使用。而且我也希望本书能够促进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合作研究。本书最初是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们编写的,作为他们进行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实践活动的核心教材。在爱尔兰和英国,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都要完成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课程。本书目的在于为临床实践搭建一个全面的理论架构,并据此讨论在儿童及青少年临床实践中各种常见的心理问题。

尽管我曾尝试用多元系统的、发展的、泛理论的和整合的等词汇来描述本书讲述的方法,但我最终还是使用了“相互关联”这个词,因为它本身汇集了所有这些特征于一身。说它是多元系统观的,是因为这一观点预设,从儿童自身、他们的家庭、学校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组织中理解儿童心理问题的方法是最有效的,这在中国与在爱尔兰和英国都是如此。而且它还预设,对儿童特殊问题的病因及影响因素的评估和干预,都必须说明与问题相关联的各个系统的作用。这一相互关联的方法的出现,还受到主张儿童发展观和干预以家庭为主的生态学理论模式的重要影响。

说这种方法是发展观的,是因为它参考了有关个体毕生发展、发展中的心理病理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文献。然而,我所参考的文献显然都是西方的研究结果,我希望读者能够运用自己有关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知识,来补充相互关联的方法的内容。

说这种方法是泛理论观的,是因为它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只有从

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考虑和研究青少年问题,所得到的解决方法才能是有用的;不能一成不变地用单一的框架或理论模型。生物学、行为主义、认知论、心理动力学、应激应对模式、家庭系统理论、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等是这种方法中加以参考的主要理论框架。

之所以说这种方法是整合观的,是因为它试图帮助临床实践者,通过严格的个案分析,以一种连贯的、逻辑的方式,将不同理论的精髓与儿童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避免使用那种零散的、折衷的论述方法。这种以案例假设框架为基础的临床实践方法,应能够同样应用于中国与爱尔兰或英国。

引导本书形成上述观点的最重要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该理论假定:在物理世界和身体生理条件限制下,由儿童、家庭、临床心理学家,以及问题诊断和治疗方案等组成的临床过程,是参与者间进行的一种社会协商过程。因而,人们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某种诊断分类(如 DSM IV 中的抑郁症)或构念(如 Minuchin 提出的三角关系)是否真正存在?而应该这样问:在特定的某一时刻,由各种分类系统对儿童问题所做的区分,是否与由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者组成的治疗小组的观察相符?是否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儿童的特殊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建构出整合性的理论或方法,以使对临床实践中各种问题的认识,既与研究者和咨询者共同体严格的科学观察相吻合,又满足作为可实际操作而且遵循道德规范的治疗方法的要求。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几种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使读者能够了解并思考临床实践中的问题和心理咨询的过程。第二、三、四部分分别讨论在儿童早期、儿童期及青少年期常见的各种心理问题。当然,讨论篇幅没有做均匀分配,而是将重点放在咨询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虽然在咨询实践中智能低下和神经心理问题也很常见,但因为在爱尔兰和英国,大多数临床心理学训练计划针对这些问题开设了专项课程,所以儿童临床心理学主要课程只简要地提及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五部分重点讲述儿童虐待问题,第六部分讲述的临床问题则与显著的家庭生活周期的转变有关,如进入幼儿园、父母离婚或亲人丧亡等。这些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因为在爱尔兰

兰、英国和其他地方,由生活周期转变引发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成为儿童心理学家们需要处置的主要工作。第五、第六部分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方式,反映了爱尔兰和英国的文化、社会准则和法律制度。至于这里提出的方法如何根据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加以调整,读者应做出自己的思考。

每一章在开始论述某种临床问题之前,都先给出案例。之后多数是介绍诊断、分类、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等。诊断标准主要参照目前广泛应用的欧洲及北美洲的精神病学分类系统,即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第10版《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 WHO, 1992, 1996)和美国精神病协会编制的第4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 IV, APA, 1994)。这些分类系统都有局限性,但它们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我认为,临床实习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实习者熟悉这些分类系统,并了解它们的不足。诊断与分类内容之后,便是各种理论的阐述。这部分内容参考文献众多,采集百家之言。然而,我并没有为理论观点大量举证,因为本书主要用于指导临床实践,而不是实证研究。本书的实证依据在另外两本姊妹篇中做了总结:《什么咨询方法对儿童和青少年有效?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学干预方法评述》(Carr, 2000)和《什么预防方法对儿童和青少年有效?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学预防方法评述》(Carr, 2002)。阐述完相关理论和研究结论后,接着论及评估原则和个案干预原则。

在介绍评估框架时,尽可能从四个方面来描述与某类临床问题相关的因素,即易感因素、促发因素、维持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为读者推荐了一些有用的心理测量工具。但遗憾的是,这些英文工具在中国的使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些测验的翻译和标准化会为中国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研究机会)。在提供干预方案时,尽可能引述研究证据来说明干预措施的效用(Carr, 2000, 2002)。在缺乏研究证据的情况下,则例举临床经验中最为适合的临床案例。本书为大部分临床心理问题都提供了多元系统的干预方法,力求体现出各种治疗方法,如心理教育、儿童中心、家庭中心和更广泛社会组织参与的疗法等。

每章结尾部分除进行总结之外,还附设了若干练习题,以便帮助

实习研究生一方面掌握形成假设框架和制定咨询方案的技能,另一方面则有机会进行会谈和咨询技能的练习。只要能够起到帮助作用,我就以图示方法将文字内容总结出来,并且在每章后面列出有关的实践手册和求助者参考读物。遗憾的是,大部分这些手册和参考读物都是英文版的,这可能会影响它们在中国临床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我认为,本书尚有五个方面的缺憾。第一,强调问题和缺陷过多,而对大多数儿童及其家庭所蕴藏着的积极资源则强调得不够。这或许是因为整个临床心理学都为关注缺陷的思路所主导。我的另一本书——《积极心理学》(Carr, 2004),则主要介绍了关注积极资源的各种观点。第二,我过分强调了咨询过程的技术层面,而对可能在咨询过程中出现的人际关系关注不够。我希望,研究生们能够通过生动的实习督导、实际咨询体验或个人心理治疗过程,逐渐建立对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以增加人际交往技巧。第三,本书所列参考文献不多。我之所以在每部分开篇中只提到本领域中不多的几个重要参考书和研究论文,主要是想以此来论证该部分中的各种观点。我希望这样可以增加本书的可读性,避免由于陈述观点时参考文献过多,而阻碍阅读的流畅性。第四,本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论及,或者只是简单谈到。这是因为我很想限制本书的篇幅。但最后本书还是太长了一些。原本我是想写一本临床实习袖珍手册之类,但与实习研究生和实习督导们的多次谈话,不断提醒我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在书中论及。所以,就形成了这本超大号的袖珍书。

《儿童和青少年临床心理学》是爱尔兰和英国临床心理学家培训课程所用的三本书之一。另外两本分别是《成人临床心理学:一种依赖于证据的实践方法》(Carr 和 McNulty, 已付印)和《智能低下和临床心理学实践》(O'Reilly, Walsh, Carr 和 McEvoy, 已付印)。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本不久就会面世,也许中文译本也会如期而至(谁知道呢)。

A·卡尔教授

都柏林学院大学

2004年9月